

百年  
中篇小说  
名家经典

BAINIAN  
ZHONGPIAN  
XIAOSHUO  
MINGJIA JINGDIAN

总主编  
本册主编

何向阳  
孟繁华



非外借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  
TONG  
同  
—  
JU  
居  
—

吴玄 著

百年  
中篇小说  
名家经典

BAI NIAN  
ZHONGPIAN  
XIAGUO  
MINGJIA JINGDIAN

总主编 何向阳

本册主编 孟繁华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居/吴玄著;孟繁华分册主编.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8.8

(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何向阳总主编)

ISBN 978-7-5559-0658-2

I.①同… II.①吴…②孟…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9701号

---

选题策划 陈杰 杨彦玲

责任编辑 王甲克

书籍设计 刘运来

责任校对 陈炜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32 000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6.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詹店镇)泰安路

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2527860

## 吴玄 小传

吴玄，浙江温州人，1966年生。主要作品有《陌生人》《玄白》《西地》《发廊》《谁的身体》等。2000年前，他在温州的泰顺和乐清两地，做过记者、编辑、秘书。2000年，他从乐清跑到北京，过起了“京漂”生活。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进过修，在《当代》杂志社当过编辑。2006年，他回到了杭州。

写《玄白》那年他25岁，写《陌生人》则已经40岁了。强调时间是因为这两个小说不像是一个人写的，25岁的吴玄和40岁的吴玄，好像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在时间中变得互相很陌生。《玄白》是痴，是静，是古典的，而《陌生人》，吴玄自己可能就是那个陌生人。《陌生人》发表后，有人评论，吴玄塑造了中国的一个新的文学形象——陌生人，吴玄是一位表现了后现代精髓的作家。在《陌生人》中，吴玄对身体、自我、存在这些本体性问题的思考和质疑，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甚至是令人畏惧的。吴玄说：“我的思考和质疑，并没有冲击到别的什么人，倒是把自己冲击得七零八落，离生活越来越远，远得已经不在生活里了。我真的而且持久地以为，活着跟死了也差不多，或者倒过来说，死了跟活着也差不多。人，不对，是我，只是我，终究什么也不是，生抑或死，并不那么重要。”

# 一种文体与 一百年的民族记忆

何向阳（丛书总主编）

自 20 世纪初,确切地说,自 1918 年 4 月以鲁迅《狂人日记》为标志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的诞生伊始,新文学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史。百年的历史相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算不上悠久,但 20 世纪初到 21 世纪初这个一百年的文化思想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而记载这翻天覆地之巨变的,文学功莫大焉。作为一个民族的情感、思想、心灵的记录,从小处说起的小小说,可能比之任何别的文体,或者其他样式的主观叙述与历史追忆,都更真切真实。将这一

百年的经典小说挑选出来,放在一起,或可看到一个民族的心性的发展,而那可能被时间与事件遮盖的深层的民族心灵的密码,在这样一种系统的阅读中,也会清晰地得到揭示。

所需的仍是那份耐心。如鲁迅在近百年前对阿Q的抽丝剥茧,萧红对生死场的深观内视,这样的作家的耐心,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回顾与判断,使我们——作为这一古老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能找到那个线头,并警觉于我们的某种性格缺陷,同时也不忘我们的辉煌的来路和伟大的祖先。

来路是如此重要,以至小说除了是个人技艺的展示之外,更大一部分是它对社会人众的灵魂的素描,如果没有鲁迅,仍在阿Q精神中生活也不同程度带有阿Q相的我们,可能会失去或推迟认识自己的另一面的机会,当然,如果没有鲁迅之后的一代代作家对人的观察和省思,我们生活其中而不自知的日子也许更少苦恼但终是离麻木更近,是这些作家把先知的写下来给我们看,提示我们这是一种人生,但也还有另一种人生,不一样的,可以去尝试,可以去追寻,这是小说更重要的功能,是文学家

个人通过文字传达、建构并最终必然参与到的民族思想再造的部分。

我们从这优秀者中先选取百位。他们的目光是不同的,但都是独特的。一百年,一百位作家,每位作家出版一部代表作品。百人百部百年,是今天的我们对于百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份特别的纪念。

而之所以选取中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篇小说,只是一种称谓,其篇幅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长篇的体积更大,短篇好似又不足以支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篇小说兼具长篇的社会学容量与短篇的技艺表达,虽然这种文体的命名只是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才明确出现,但三四十年间发展迅速,其中的优秀作品在不同时期或年份涵盖长、短篇而代表了小说甚至文学的高峰,比如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等,不胜枚举。我曾在一篇言及年度小说的序文中讲到一个观点,小说是留给后来者的“考古学”,

它面对的不是土层和古物，但发掘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最深处的奥秘，作家这个田野考察者，交给我们的他的个人的报告，不啻是一份份关于民族心灵潜行的记录，而有一天，把这些“报告”收集起来的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份长长的报告，在报告的封面上应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考古”。

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白驹过隙，何况是刚刚挣得名分的中篇小说文体——国际通用的是小说只有长、短篇之分，并无中篇的命名，而新文化运动伊始直至 70 年代早期，中篇小说的概念一直未得到强化，需要说明的是，这给我们今天的编选带来了困难，所以在新文学的现代部分以及当代部分的前半段，我们选取了篇幅较短篇稍长又不足长篇的小说，譬如鲁迅的《祝福》《孤独者》，它的篇幅长度虽不及《阿 Q 正传》，但较之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已是长的了。其他的现代时期作家的小说选取同理。所以在编选中我也曾想，命名“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是否足以囊括，或者不如叫作“百年百人百部小说”，但如此称谓又是对短篇小说的掩埋和对长篇小说的漠视，还是点出



“中篇”为好。命名之事，本是予实之名，世间之事，也是先有实后有名，文学亦然。较之它所提供的人性含量而言，对之命名得是否妥帖则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值此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之际，向这一百年来通过文学的表达探索民族深层精神的中国作家们致敬。因有你们的记述，这一百年留下的痕迹会有所不同。

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感动我的还有他们的敬业和坚持。在出版业不免利益驱动的今天，他们的眼光和气魄有所不同。

2017年5月29日 郑州

## 目录

**001**

发廊

**051**

西地

**109**

同居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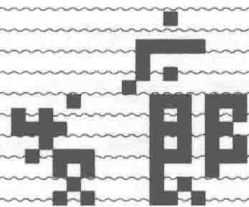
玄白

**219**

废墟上的凝望

——吴玄的中篇小说

孟繁华





## —

妹妹来了，我有点不安。几天前，我母亲打电话来说，方圆要去你那儿开发廊。不等我回答，她就高兴地说，去你那儿好，有你照顾，在别地，我也不放心。母亲确实是不放心，因为开发廊，警察经常要抓。来我这儿，她就放心了，她一点也不觉着开发廊有什么不妥。然而，我感到不安。

我的不安是由发廊这个词引起的。大家都知道，发廊这个词不干净，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可能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发廊几乎是色情的代名词，发廊从事的并不是理发，或者说不仅仅是理发，发廊最重要的内容是按摩。其实，按摩也不见得就是色情的，在理论上它只是离色情比较近，按摩也完全可以不是色情的，就像当官，也不一定都是贪污受贿的。当然，这是我的愿望。我想，同时也是许多人的愿望，就我所知，在许多地方，发廊都像卖烟酒糖酱醋油盐的小卖店一样普及。按摩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国人需要按摩。许多人的妹妹、妻子、母亲、女儿，从事着按摩业，就像我的妹妹，开发廊。

我的妹妹方圆从十六岁开始进入发廊，先是受雇于人，然后自己当老板，先后到过深圳、珠海、汕头、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南京、青岛、北京、大连。这些地方离我都很远，我也就没什么感觉，除了老婆，别人也不知道我有个妹妹，而且她也不知道妹妹是开发廊的。现在她要来我这儿开发廊，我就有点不安了。就是说我并不希望我的妹妹开发廊，至少是别在我这儿开发廊。

妹妹是带着妹夫李培林一起来的。我看见她的时候，有些陌生，她比以前好看了，好看得我觉着有些陌生。她长着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总比实际年龄要小，只是生来鼻子有点塌，整张脸因此显得扁平。十七岁那年，她从广州回来，鼻子突然隆高了，眼睛也从单眼皮变成了双眼皮，弄得连我母亲也差点不认识她。那是妹妹第一次给我带来的陌生感。应该说整容非常成功，好像她的鼻子本来就那么高、这么挺，我早已想不起她原来塌鼻是什么样子。这回，她的五官并没有什么变化，那陌生感完全是一种感觉，一种难以名状被称作气质的东西，她确实越来越漂亮，脱尽了乡气，成长为都市里的时髦女郎了。大约这也是一种规律，妹妹开发廊，总是越漂亮越能招揽生意，你想不漂亮恐怕也不行，有人已经开始预言了，未来的社会将是漂亮者生存的社会。那么我的妹妹也算领到了未来社会的生存证。这也证明了达尔文他老人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是有道理的。妹夫李培林似乎没什么变化，还是一副民工进城的模样，他

的脸上依旧写着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差别。我想，也不是他拒绝进化，而是他不需要进化。开发廊，男人其实没多少用处。这样，我的妹妹和李培林走在一起，就不那么般配，刻薄一点说，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样说可能过分了，我的妹妹也没有这种想法，其实，李培林长得相当不错的，块头也不小，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估计在七十五公斤以上。

妹妹说，嫂子呢？

我说，上班。

妹妹说，我还没见过嫂子。

我说，等下就见到了。

我不想让老婆知道我的妹妹是开发廊的。我看了看妹妹，又看了看李培林，说，等下嫂子来了，你们不要告诉她，她是来开发廊的。

妹妹说，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她对发廊印象不好，有意见。

妹妹就很奇怪地看着我，她显然不懂我的意思。我又说，你们来这儿开发廊，有生意吗？

妹妹兴奋说，有。我们村的晓秋在这儿开了一间，表妹米燕也来这儿开了一间，她们都说生意很好，就是她们叫我来的。

我说，那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妹妹说，不用，明天我们去租房子，他留下来装修，我回去找工人。

我说，工人？什么工人？

妹妹说，就是洗头的、敲背的工人，现在大家都开发廊，工人很难找。

妹妹把按摩女称作工人，我觉着有点滑稽。后来我才知道她们都是这么称呼的，我不太清楚这种称呼的来历，大约与女权主义无关，我妹妹甚至不知道有女权主义这样的一个词。与西方一些国家承认妓女的合法地位，把妓女称作性产业工人，大约也无关。如果有关，大约也是无意识的，她们只不过是这样称呼而已。

老婆没见过妹妹，回来见我和一个陌生女人坐在一起，很警觉地觑了两眼，等妹妹起身叫嫂子，她才想起那是我妹妹，惊奇说，妹妹，你是妹妹，原来妹妹这么漂亮的。说得我妹妹脸都红起来，然后老婆又看了看李培林，迟疑说，是妹夫吧？李培林说，嗯，嗯。老婆的脸上就掠过了一丝疑惑，那意思隐约是他怎么是妹夫？幸好李培林并不善于察言观色，没看出来。

客套了几句，老婆又记起自己的后背，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朝我嚷道，背疼，疼死了。一年前，老婆提前得了本来老年人才得的骨质增生病，每天都要嚷无数遍的背疼，疼死了，而且对生活也丧失了兴趣，好像生活除了背疼，就没有别的什么了。我照例说，帮你摸摸。老婆说，好的。妹妹忽然很高兴地从沙发里起来，说，嫂子，你背疼，我帮你敲。老婆觉得她是客人，不合适，说，你坐着，让他敲。



妹妹说，我帮你敲，我比哥敲得好。说着妹妹拉了老婆的手，突然就不再陌生了。我说，没关系的，让她敲吧。

老婆进卧室卧着，让妹妹敲背，不一会儿，老婆说，舒服，很舒服啊。敲了背出来，老婆赞叹说，妹妹敲得好，比你好多了。

我说，那当然。

老婆又问妹妹，你学过的？

妹妹说，学过。

老婆说，好，你多住几天，帮我多敲几次背。

妹妹说，我不走，我来这儿开发廊，我每天来帮你敲一次。

妹妹见我老婆那么满意，就忘了我的警告，老婆果然惊了一下，说，开发廊？

妹妹一点也不觉着开发廊有什么好吃惊的，说，开发廊。

夜里，老婆又问我，你妹妹是开发廊的？

我说，开发廊的。

老婆说，怎么是开发廊的？

我说，就是开发廊的。

老婆说，听说发廊里有……那些事。

我说，也不是所有发廊都有那些事，也有正常的，他们夫妻俩一起开，能有什么事？

老婆想想也是，也就放心了，再说她也喜欢我的妹妹。